人生感悟

最美丽的理由

一凡

我曾是西藏野战部队的一名军人，一次徒步到宽阔的草原上进行野外作战训练。傍晚时部队准备安营扎寨，正在这时，我看到30米开外有一个放羊的藏族小男孩也在忙着搭帐篷。小男孩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高原红使他的小脸红扑扑地透着黝黑而原始的健康。

大概是这地方穷困的缘故吧，小男孩身上的衣服已经旧得看不出是什么颜色了，但是他忙活起来却非常快乐。看得出，他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小男孩看见我们，用藏语高喊道："金珠玛米亚格嘟！"(汉语译为："解放军叔叔好！")我们互相对笑着问候，然后各自继续搭帐篷。虽然只是个暂时栖身之所，但一点点地拉起绳子，打下木桩，也用了不少工夫。

由于白天部队强化训练，晚上我们睡得无比香甜。疲惫，加上芬芳的花香，轻抚的微风，我们连梦都没做，天就亮了。

一早起来，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放羊小男孩的帐篷离我们足足远了60米！难道是地壳在运动？我们摇了摇头，不可能。于是我们走了过去，小男孩早就起来了，正在拆帐篷，看到我们，笑了，露出一口白得发亮的牙齿。

"你的帐篷，昨天不是在那里吗？"我们怕他听不懂汉语，所以边讲边比划。

"对呀！"还好，他能听懂。

"那你今天早晨怎么会在这里呢？你又重新搭的帐篷？"

"是啊！"小男孩笑嘻嘻地回答。

我们不理解了，即便是我们这样身强力壮的军人男子汉，也用了近一个小时才搭好帐篷，那他为什么要挪走已经搭好的帐篷呢？

"为什么？"我们真的想知道！

小男孩依旧笑盈盈地看着我们，仰着红扑扑的小脸蛋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你们没发现这边的花儿开得更香，更大，更美吗？"

虽然战友们说这不是最充分的理由，但对我来说，却是最美丽的理由。这是我在军营记忆最深的一件事，超过了任何壮美而绚烂的风景。当我们像蜜蜂一样忙碌得疲惫不堪的时候，我想到的只是搭建一个棚，快点钻进去，放松两条铁棒一样的腿，美美地睡上一觉。而那个小男孩将搭好的帐篷返工，却是为了可以在更美的花儿旁边，闻着花香入睡。听起来多么不像一个理由啊，却真的是一个最充分最美丽的理由。

这时我想起正在大兴土木的家，想起为了装修房子累得焦黄消瘦的妻子，就想马上打电话告诉她，不要再装修了。最美的家，不是装修出来的。最美的家，一直在我们的心里，就是对生活的热爱。

"你没发现这边的花儿开得更大，更香，更美吗？"转业回家后我也时常这样问自己。

城市空间

门口的灯

刘东伟

刚搬到一条深巷里住，由于晚上常常加班，起初，担心夜里行走不便。谁知，晚上下班回来，胡同口的一户人家门口亮着一盏灯，灯光柔和地照进胡同深处，让人感到一股温馨。

时间一长，我发觉，不论我晚上几点回来，那灯一直亮着。

这天晚上十点左右，我下了班，来到胡同口，抬头看看那盏亮着的灯，走上前按响门铃，由于时间还不算太晚，我决定进去拜访一下主人。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出来一个小伙子。

大哥有事吗？小伙子问。

我说，我是你的邻居，就在巷子里面住。

进来坐吧。小伙子礼貌地把我迎了进去。

到客厅坐了，闲谈了几句，我四处打量，见他家里并没有作坊之类的加工车间，就忍不住问，兄弟干什么工作？为什么你门口的灯夜夜亮着？

小伙子一听笑了，说，那是我母亲让亮的。

正说着，卧室里传出一个妇人的声音：有客人来吗？

我赶紧站了起来。小伙子应声说，是一位邻居。

那声音说：快扶我出去会客。

小伙子向我笑笑，走进卧室，很快，扶着一位60来岁的妇人走了出来。妇人满脸慈祥，双手正系着上衣扣子，显然她刚才已经休息了，听到有客人来，又爬了起来。

小伙子把妇人扶到沙发前，妇人伸手摸索了几下，坐了下来。我盯着妇人的眼睛，脱口问：大婶，你的眼睛……

妇人把脸转向我，幽幽地说：已经失明了。

哦，我轻轻一叹。小伙子也叹息一声，说：十年前的一天，我父亲酒后驾驶摩托车在巷子口摔倒，离世而去，母亲长夜痛哭，哭瞎了眼睛。

小伙子眼睛一湿，望着墙上一张黑白照片继续说：这条巷子又窄又深，而且高低不平，晚上走路很不方便，自父亲去世后，母亲便嘱咐我在门口亮一盏灯，这样，晚上回来的邻居就会安全些。

我感动了，想不到这位妇人，眼睛虽然盲了，心却始终亮着。

异域见闻

难忘的罚款单

英子香

飞机平安地降落在了法兰克福国际机场，恭候多时的驻外同事安排我们到酒店住下，便为我们接风洗尘了。

走进一家餐馆，里面冷冷清清的，虽是中午时分，却只有几位白人老太太在用餐。服务生的态度很好，每次上菜后，便用小勺给她们均匀分掉，老太太们则是细嚼慢咽，一口吞下，不失文雅。

一路劳顿，我们每个人都是饥肠辘辘，大家纷纷拿起菜单来一阵狂点，大有狠宰驻外同事之意。不一会儿，菜就上来了，满满地堆了一大桌。半个多小时后，我们酒足饭饱，桌上还有三分之一的剩菜。驻外同事喊来服务生结账，我们站起来，一边剔牙，一边相互搀扶着，歪歪扭扭地往外走。

还没到门口，背后忽然有人喊了我们。大家很好奇，不会是谁落下东西了吧？我们站住了，纷纷转过身来。远远地，只见三个老太太正和老板交头接耳，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

她们说的是德文，我们一句也听不懂，只能求助驻外同事了。他耐心地听着老板和老太太的话，眉头慢慢地皱了起来。我们慌忙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驻外同事忸怩半天，红着脸说："老太太们在向老板投诉我们剩菜太多，太浪费了呢。"

什么？我们花钱买单，浪不浪费的，关她们何事？旁边的几位同事一下子气恼了，顿时粗话连篇。老太太见了我们的举止，大致猜出了什么，更加生气了，其中一人掏出手机来，就拨了一个电话。

这是干什么？我们面面相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一会儿，一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来了，他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经过，二话不说，就开了一张40欧元的罚款单。大家一下子怔住了，驻外同事叹了口气，解释说："他是社会保障机构的工作人员，他说我们不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点菜，浪费太多。钱是我们自己的，可资源是全社会的，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够也没有理由浪费！所以按照规定，必须罚款。"驻外同事说着，转过身去，乖乖地掏出了钱，并一再对他说"对不起"。

回酒店的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大家的脸涨得通红，都在为自己的行为汗颜。德国，这个工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国家，人们的生活是何等的富裕，可人人尚有这种节约意识，真值得我们好好反思，认真学习啊！

回到酒店，大家都将那张罚款单复印了一份，各自珍藏起来……

真情快递

行孝，不能等

张虹

那天凌晨，我正在单位值班，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许久，父亲声音低沉地对我说："你妈腰疼了一夜，你看是不是给单位领导请个假……"手握话筒，我呆呆地坐在那儿，脑子里一片空白。

母亲患腰椎间盘突出症有些日子了，那段时间，我那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正在准备期末考试，母亲说，等等再去医院吧，不能因为我耽误了孩子的学习。

身为警察，我与丈夫一心忙工作，把年幼的孩子交给了父母照看。一直以来，同为警察的父母深切理解公安事业，从不拖后腿，而且还毫无怨言地替我们担负起照顾孩子的重任。

匆匆忙忙地赶回家，一眼望见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双眼紧闭的母亲。看到母亲被疼痛折磨得一动也动不了的身体和那抽搐的嘴唇，我的心紧紧地揪了起来。我轻轻地握住母亲的手，想给她一丝温暖，可她的手却是那么的冰凉。母亲吃力地睁开了眼睛，挤出一丝笑容："傻孩子，妈没事儿，今儿去医院看看就没事儿了！"可是我分明看到了她溢在眼角的泪水。母亲老了，那个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很坚强的人，居然如此感伤。望着面前华发丛生的母亲，我禁不住潸然落泪。

120急救车呼啸而来，望着坚强而无助的母亲被担架抬上车的那一刻，一股从心底腾然升出的愧疚令我不知所措。面对年迈的父母，假如我们每天能多挤出些时间关心他们，也许他们不会如此伤感；假如我们多抽出些心思陪伴他们，也许父母不会如此孤独。

办理住院手续时，临床的医生专门叮嘱我："鉴于你母亲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比较严重，生活不能自理，最好留一位直系亲属作陪护，以便照料生活起居！"恰在这时，单位的电话便打了来，"请速到处里开会！"

见我左右为难，母亲轻声说："你们回单位吧，那么忙，别耽误了工作！"父亲拉着我那年幼的儿子，一直没有开口。

"妈妈，姥姥从昨天开始就不能动了，连厕所都上不成，姥姥都疼哭了，你帮帮姥姥吧！"儿子突然央求我。

面对年幼儿子的央求，我心如刀绞。"你们回去吧，我真的没事儿！"母亲再次催促我离开。

带着儿子泪眼汪汪的企盼，驾车走在回单位的路上，我的脑子里面空空的，母亲疼痛的表情仿佛刻在了我的脑海里，令我久久不能释怀。记得1991年那个冬日，母亲不慎摔得左腿骨折，可家人为了不影响我在军校的学业，始终没有告诉我，直到我放假回家无意间瞅见了家中多出的一副"双拐"才得知原委。好不容易盼到转业回到地方工作了，可依然因为工作繁忙而无法照料双亲。

古人云：世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则行孝；一则行善。

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父母用坚强的臂膀帮我扛起了所有的后顾之忧，为我的事业不断发展注入了坚实的精神动力。在接受领导肯定和别人夸赞的时候，我何曾顾及到父母的辛劳？父母养育儿女究竟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反复地跳入我的思绪。"你是一个自私的人！"一个不友好的声音不时地穿过我的耳膜，砸在我的心底。作为儿女，我们一直把"忙"字挂在了嘴边上，以此来搪塞对父母的孝道；我们把个人的事业看得比什么都重，想以那些所谓的荣耀换得父母的理解……可我们至亲至爱的父母又让谁去理解？

母亲，请允许女儿照顾您几天，好吗？

心灵驿站

谁偷走了我的自由

马子亮

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出身。大学毕业后，尽管我鲤鱼跳龙门般地来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提了干，安了家，且娶妻生子。十多年过去了，我已溶入了这座城市，成了准市民。然而，我从小养成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仍根深蒂固。不讲吃穿，热爱劳动，乐意助人，一副自由自在的样子，大家很是羡慕。

从小就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妻看到我的同事都是身着名牌服装，光彩照人，便偷偷地利用我们两个月的工资从专卖店给我买来了一套名牌高档服装。生日这天，她笑容满面地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我。当时，虽说我心疼有加，但为了不扫妻的兴，便欣然接受了。穿上身后，大家都赞不绝口。但是，我总觉得如身扎麦芒般的不自在。

从那时起，我被妻逼着穿上了它。从此，我好像被这套名牌高档服装束缚住了一样，完全丧失了自由。以前，我走到哪里，总能和人们打成一片，就连下乡也能心安理得地和农民坐在田埂上交谈。现在，别说坐田埂了，无论在哪里落座时，也会心有余悸。我这个人爱下棋，以前，有了对手，蹲在那里，摆开战场，你来我往，只杀他个天昏地暗，好不痛快。现在可好，有人邀请我下棋，我怕我的裤子被压出褶皱来，只得忍痛割爱，一口回绝。最可笑的是，原来在单位里打扫卫生时，我都是一马当先，毫不吝惜服装。而现在，为了不弄脏、不磨损名牌高档服装，每当劳动时，我便溜之乎也……

由于这些做法，大家说我外表变了，思想也变了。这些日子，单位里评选优秀模范时，我这个以往优秀模范法定式的人物却落选了。

得知落选的消息后，我的心情糟糕透了。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一上午，整整抽了两包烟。然而，真是祸不单行，一不小心，我把名牌高档服装烫了一个洞。

下班后，我懊恼地把名牌高档服装脱了下来，对妻叙述了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本以为，脾气暴躁的妻会与我发动一场战争。哪知她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坏了就坏了吧！这些日子，我也发现你自穿上名牌高档服装后，变得不自由了，呆板了。看来名牌高档服装并不是咱们这些平民百姓穿的啊？"

脱去了名牌高档服装，我如释重负，又恢复了往日的自由，快乐随之又伴随在我的身边。

图/豌豆

刘宗魁声色俱厉地打断了程明和梁鹏飞的争吵：

都什么时候了，还互相拆台?!……今天我不是来让你们发扬民主的，我是来提醒你们：如果明天哪个排打不好，排长就准备上军事法庭！你们这个连没有完成任务，你连长指导员就准备上军事法庭，谁也跑不掉！"

刘宗魁就要转身离去，目光却又被人圈中那个大孩子模样的青年军官吸引住了——一米七〇的样子，肩和胸还很单薄，头部和躯干相比稍大了些，帽檐下的暗影没能完全遮住他那张有着端正的五官的孩子气的圆脸。

一种模糊的痛楚的感觉让刘宗魁停住了脚步，问这个年轻的排长：

"你就是上官峰？"

"是的。"小伙子说，话语里保留着某些没有完全消退的清亮的童音。

"听说你只有十七岁？"

"副团长，谁说我才十七岁？"他争辩了一句，并不自信，"我都二十二岁了！"

"据说你十二岁就上了军校，"刘宗魁跳过他设下的篱笆，单刀直入地将问题提了出来，"十二岁你怎么能上军校呢？"

"我早长。十二岁我就像现在这么高了。"小伙子中圈套了，认真了，睁大眼睛盯着副团长，瞳孔里浮现出两片阴翳。"不是我自己要上军校，那一年高考我五个志愿填了四所地方院校，最后一个志愿填的才是陆军学校，没想到就被录取了。"

十五

程明没有想到，他和梁鹏飞要在刘宗魁那儿达到的目的其实已部分地达到了。然而刘宗魁给予他们的却是严厉的战场纪律和比它更严厉的军事法庭。程明方才还在同指导员明争暗斗，此刻一眼望见梁鹏飞脸上那和自己类似的心思，冲动地想：我们都没有了退路，不该再钩心斗角，而是应当合为一股，想想如何带这个连去打仗。

无论如何，明天不打仗是办不到了，他没好气地说：

"我有一个提议，大家都表个态，把责任再明确一下！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明天谁把仗打砸了，谁没有完成任务，他就得把责任担起来！我程明家里有老婆孩子，绝不会替别人上军事法庭！"

梁鹏飞明白连长这一会儿真和自己想到一块去了，接着补了一句：

"我同意连长的提议，大家都应当有个态度！"

沉默了一分钟。一排长林洪生突然怒冲冲地对程明和梁鹏飞说道：

"连长，指导员，我觉得咱们这态也没有多大表头儿！你们对我们既不理解，也不信任！……既然要表态，我就先表一下！我林洪生也是七尺男儿，热血汉子，人生父母养，明天如果我们排完不成任务，我根本不打算上军事法庭，我手枪里早给自己预备好了一颗子弹！"说完，他用力拍了拍腰间的手枪枪套。

副连长姜伯玉和二排长岑浩会意地看了一眼。姜伯玉回头，也语气很冲地对梁鹏飞说道：

"我和二排长的任务是带二排打主攻。我们也保证完成任务！如果仗打糟了，我们也不准备上军事法庭！"

副指导员和司务长看看教导员，跟上来说：

"我们俩负责战地救护和担架队，保证部队打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让每个伤员都得到及时救治，不丢下一具烈士遗体。——我们也不打算上军事法庭！"

十六

数年之前，上官峰走入军校，确实就像一场玩笑。十二岁走进军校的第一天他就感到了强烈的不适应。不到一个星期，他就自作主张向区队长讲了自己的真实年龄，希望校方让他退学。学校调查后发觉情况属实，有放他走的意思，可校长说等一阵子再说吧。过一段时间重提此事，教员却异口同声反映这个十二岁的孩子早熟，接受能力特强，门门功课优等，并对战争理论和战争史兴趣颇浓，一篇五千字的论文就要在校刊上发表。校长说那就算了，不让他走了。

四年军校生活中上官峰一直是优等生，毕业前夕有人提出让他留校任教，不巧军区这时来了一个"红头文件"，严令今年的毕业生一律不准留校，必须统统分到作战部队去。于是他便被分到军区主力师之一的L师A团三营，先在八连当了半年战士，然后就在这个连当了排长。

四年间所以在军校待了下来，他心底还一直暗藏着一个孩子气的想法：他的年龄还小，读完军校再考地方大学也还来得及。但是现在他的这种幻想被打碎了，他感到失望，感到愤怒。

10

连载

我还为母亲买了默珠和圣母像。

我身着泳衣躺在死海上，身体浮在水面，在我入水的同时身体已经浮在了水面。两腿伸直躺在海面的感觉至今让我难以忘怀，以死海为枕，仰望天空，蓝天显得更明媚，阳光更灿烂。高高挂在天上的太阳……我仿佛感觉自己就是那一轮火红的太阳。我依偎在大海的怀抱里陷入了沉思，开始闭上眼睛畅想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从海上出来，踏上铺满金沙的海滩去做泥沙浴。沾满盐碱的长发犹如结了冰一样变成了干燥的"海带"，经过死海盐水的浸泡，长发已不再飘逸。

当然这是我躺在死海享受快乐付出的代价，不过还是不失为一次很好的回忆。或许在美好回忆的背后都会伴随着一些预想不到的插曲。

过了耶路撒冷、拿撒勒、伯利恒之后，我开始骑骆驼观光，骆驼很温顺。周围石头盖的房子在阳光下变得如象牙般洁白美丽。我顺着街道一边走一边想，这甜瓜瓤般的颜色和我国砖头颜色的和谐问题，温馨与激情的和谐，希望这个世界也能早些和谐。犹如瓜瓤般颜色的周边建筑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美丽。

接下来参观了钻石加工厂，宝石精致华丽，设计和加工精细唯美。

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哭墙。当我来到哭墙的时候，那里已经有很多人倚在墙上或者坐在椅子上做祈祷，显得很拥挤。

当时我穿的是海滩裙和短袖衫，向导用以色列语跟我说："短袖衫不可以。"然后又热情地说："您用这个披一下。"说罢递给我一块绿布，这是专为像我这样穿短袖衫前来哭墙的游客准备的。我虔诚地接过犹如上帝赐予我的礼物一样的绿布，带着感恩的心披在胳膊上朝哭墙走去。哭墙周围已是人满为患，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这时，正在祈祷的一位以色列女人像天使一样出现在我的面前微笑着说："过来吧，在这儿祈祷吧。"我赶紧回谢："谢谢，谢谢你。"随后我在便笺上写下我的心愿，此时，墙上已经塞满了写有各种心愿的纸团，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

"主啊！请赐福于我，让我成为大韩民国最好的营销女王。"

我把写有我这个心愿的便笺塞进了哭墙，吟诵祈祷文默默地祈祷。一年后，我实现了这个心愿。

1000亿韩元和30年时间，如果要60岁的富翁选择的话他会选择哪个呢?我想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时间。

神给所有人公平赋予的时间是一天24小时。

大家要知道时机，也要知道等待时机。时间的旅行！人生一定会有很多无法挽回的时间和事件，纵然时光已经流逝，但人生只有一次，一定要好好利用时间，把握时间。

我十六岁时喜欢的菲比·凯茨、波姬·小丝、Arabesque、苏菲·玛索、Dooleys、Leif Garrett，也和我一样随着岁月流逝。

通过旅行，我感到自己有了更大的梦想以及感谢别人的心。

⑥我为这个世界留下什么

我不是伟人，人生就是空手而来，空手而去……如果这样想，那么应该对自己重新制订计划。

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至今什么也没有留下，那么将来他也不会为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而制订计划。

我记得小时候为了让姥姥高兴，我总是捧回来很多奖项。有全勤奖、优秀奖、特长奖、功劳奖、全国新村音乐表演大赛特殊奖、优胜旗、启声音乐表演大赛特殊奖、1979年KBS"看谁做得好"年终决赛优秀奖、MBC黄鹂鸟歌咏比赛优秀奖、各报纸主办的美术大赛、作文比赛、庆尚北道田径运动会跳高新纪录保持者，还有今天的三星生命营销女王奖。

我偶尔也在想将来希望获得什么样的奖项，还有给后人留下些什么，其中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正如自己迄今为止努力的那样，建立一个用我名字命名的奖项，授给那些在恶劣环境中自强不息、努力学习的花朵——我们的孩子们。

像拥有几百亿美元资产的比尔·盖茨一样，凭借营销实力横扫世界市场，然后建立慈善基金会回报社会也是我的梦想，当然这也是我想留下来的一部分。

事实上，这些看似遥不可及的愿望其实离你并不遥远，从自己做过的事情中就可以找到答案，找到你想留给人们的东西，你最看重而且为之奋斗的东西。

2.能量升级与形象升级的管理

我在开始部分强调了一个新名字的重要性，不过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为自身形象，为了获得能量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昵称是必要的，但并非全是如此。英国著名散文家威廉·赫兹里特说："昵称是恶魔抛给人类的最沉重的石头。(A nickname is the heaviest stone that the devil can throw a man.)"在这里我想探讨一下能量升级和形象升级的管理方法，首先我想说的是为了成为每天充满朝气，给人快乐的人，能量升级和形象升级是必要的。

10